

# 烟雨朦胧——花佛寺

□ 王俊 马昇 王引为

花佛古寺就这样消失了。也许就在这样的一个烟雨朦胧的早晨。所有的故事似乎到此就全部结束了。只在浩瀚的文海中留下这样的两个字：被毁。

花佛寺的消失像所有的古文明消失一样，留给我们许多的遗憾和猜想。仅仅过了不到半个世纪，人们对它的记忆在慢慢退色；同时，一些美好的传说环绕在它的身上。这也许是人们怀念它的另外一种方式吧。

2005年初夏的早晨，烟雨朦胧，文物调查工作进入了保德县一个叫郭家湾的小村。它位于朱家川河下游北岸的阶地上，朔黄铁路将它所在的狭长台地截为两段。这种“马鞍形”的台地是我们调查重点中的重点，它的上面经常有古文化遗址存在（图一）。

打开地图，它告诉我们此处有一个废墟。废墟？什么时代的废墟？这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在我们的脑海中急速闪过。走近台地的中央，看到的是一座完工不久的小庙。外面还有未燃尽的大炭，说明此处

还举行过祭祀活动。一切都是那么平常，然而，庙外堆砌的一尊尊残破的造像，深深地触动我们的脑神经。是它那挺拔的腰身，还是那满身的璎珞呢？总之，从那仅存的线条中我们发现了魏晋的风度与盛唐的唯美。难道这就是消失了的花佛造像群吗？

我们迅速在台地上移动，不放过每一块丢弃的造像残块。在2万平米的台地上，共发现了20余块菩萨、天王、童子及供养人造像的残块。有的被砌为田埂，有的被视为垃圾（图二）。就是仅存几尊较好的，也是歪歪扭扭地堆在一旁。所有的造像头部尽失，就是留有完整的身躯经过千年的洗礼，能幸存者仅十之一二。

民国版《保德州志》载：花佛寺，在州南十五里宣化坊花佛村，元至正间石崖崩出石佛数百尊，州人建寺舁置其中。它给我们透露出这样一组信息：其一，现在的郭家湾村应是当年的花佛村；其二，石崖崩出的百余尊造像起码是元至正以前的窖藏；其三，花佛



图一 郭家湾远眺



图二 田埂上发现的造像残块



图三 千佛造像

寺始建年代应是元至正年间。这一点也和我们在当地走访村民得到结果基本相似<sup>[1]</sup>。此地 70 岁以上的老人回忆,花佛寺毁于 1946~1949 年的解放战争中,系拆毁。寺为三进院落,均为砖木结构殿堂式建筑,寺内正面供奉为释迦牟尼;正殿两侧有石雕千佛(图三、图一)和各种石菩萨(图四)。这为我们更多了解花佛寺提供有力证据。至于花佛寺造像最后被毁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“破四旧”及学大寨期间<sup>[2]</sup>。至此,花佛寺的真容慢慢展现在我们面前,它经历了千年虽遍体鳞伤,但其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,时刻告诉着它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下面我们对其中几尊造像加以考证:

#### 1. 供养人像 元代(图五)



图四 辽金时期的菩萨像

保存较差,头已残,跏趺状。砂岩,现存简略线条。上身为深衣,下身不明。右衽,两膝之间有垂下的带饰。清任大椿《深衣释例》:“案在旁曰衽。在旁之衽前后属连曰续衽。……而右前衽即交乎其下,于覆体更为完密。”<sup>[3]</sup>

#### 2. 童子像 唐代晚期(图六)

保存较差,头、手已残;身体已断为两截。颈部有项圈,项圈下附带有环形璎珞。童子身着右衽深衣,有裳,下为赤足,立于仰莲状的莲台之上。颈部的项圈是古代妇女、儿童套在颈部的环形装饰,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已成年的男子也佩带这种装饰。宋金时期项圈比较流行;石造像的项圈只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罢了。这里发现的项圈及璎珞与哈尔滨市辽



图五 供养人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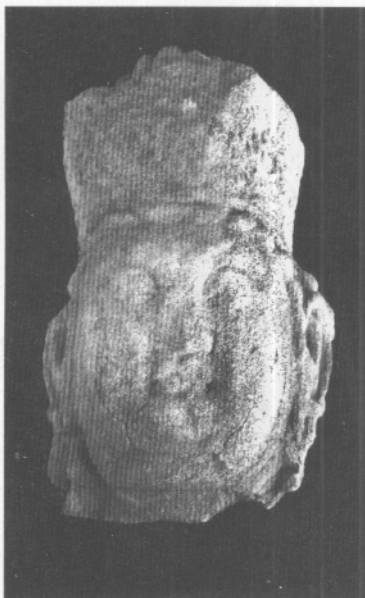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图六 唐代晚期童子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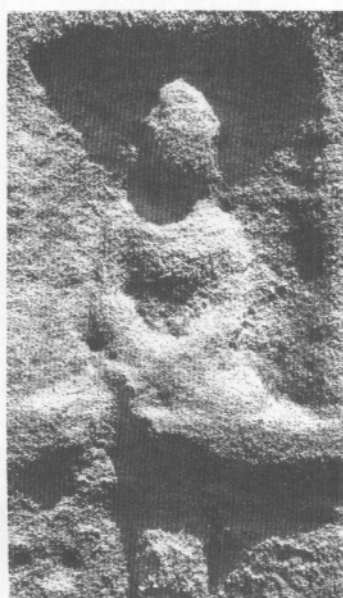
图八 天王像正面



图七 菩萨头像



图九 天王像背面



图一〇 千佛造像的细部

墓出土的项圈较类似。

### 3. 菩萨头像 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 (图七)

帽冠较高,有少许破损;头后存少许背光,有镂雕的花纹,不可辨识。造像丰满闲适、高贵典雅,虽经历千年,面部线条仍清晰可辨。从头像的造型、神态上分析应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的作品。

### 4. 天王像 盛唐时期 (图八、图九)

头、手臂已残。全身披挂铠甲,左手持物,右手插腰。动作威猛、勇武。与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天王

俑形态颇为相似。此造像应头戴兜鍪;在臂间有“披膊”,身甲的前胸乳部、后背肩胛部的左右各有二圆护;胸部护镜之下有一束甲的横带,横带之下有一个蝴蝶形装饰,虽不知是何物,但有仍有唐郑仁泰墓出土的武士俑、山西太原晋祠北宋的铁人、敦煌彩塑天王像可参考比较。腹部间又加系一个较大的圆护,皆作虎头或兽头形。下身有一下垂的鹞尾,左右各垂有甲带;下着战裙之类,身后有动物形雕饰,已模糊不清;胫间有吊腿,着短鞞皮靴,靴头尖而起翘。此

天王像的铠甲与《武经总要》所述唐代晚期的形制比较接近。据《唐六典》载：“(唐代)甲之形制十有三：一曰明光甲，二曰光要甲，三曰细鳞甲，四曰山文甲，五曰乌锤甲，六曰白布甲，七曰皂绢甲，八曰布背甲，九曰布兵甲，十曰皮甲，十有一曰木甲，十有二曰锁子甲，十有三曰马甲。”又云“今明光、光要、细鳞、山文、锁子、乌锤，皆铁甲也。皮甲为犀兕为之，其余皆因所用物名焉。”这尊天王所穿的铠甲应是明光甲，它与陕西博物馆所藏唐代汉白玉天王像、日本教王护国寺藏唐木造毗沙门天王像所穿铠甲相同。刘永华先生在《中国古代军戎服饰》一书中有这样论述：“进入(唐)永徽之后，铠甲的肩部出现了有虎头、龙头造型的护肩，披膊有的垫在护肩下面，有的为护肩取代。对肩部防护的加强，可能是称作陌刀的兵器大量使用的缘故。……身甲的腹部增加了与胸甲上同样的圆形护甲。……在小腿部开始使用胫甲，胫甲好像是前后两片组成，用皮带上下纵横束绊住的。”<sup>[1]</sup>盛唐至唐末腹部的圆护出现了各种兽头、虎吞等雕塑形象，这种圆护发展为宋代赐服中的绣抱肚，至元明时期仍在使用的，颇为时尚。

#### 5. 菩萨像 辽金时期

共发现两尊。头已残，均坐于莲花状的须弥座之上，保存较差。菩萨像，仅存一只手，放于左膝之上；右臂已残，颈部带璎珞，肩部有云头披肩，细腰，双腿叠趺坐于莲台之上。腰间璎珞及带饰非常繁缛华丽，顺势垂下。璎珞这种饰物是伴随佛教传入中国后出现在造像上的，它比现实生活中的实物更加理想化，多是表现佛国世界的华美、富贵等。我们在山西太原晋源城西北出土的菩萨造像上，基本上可以见到其完整的组合。它主要施于舞伎、菩萨及飞天身上。在传世的佛教经文中可以读到有关璎珞的记载，如《妙法莲花经·普门品》：“解项宝珍璎珞，价值万千两以与之。”<sup>[2]</sup>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：“项臂垂璎珞珠珍斗宝冠”<sup>[3]</sup>。花佛寺发现的这种璎珞便是宋金时代作品的最好体现。

遍访花佛寺之后，已是夕阳满天。踏着落日的余晖，我们一直在想花佛寺的将来。我们敢肯定，它不会再是一个谜；它将伴随我们国家的文博事业发展而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研究。

毁。原存有北魏、隋、唐、元代大小石佛像百余尊，均系砂岩雕刻而成，最高者1米，现在造像已被埋入地下或被毁。<sup>[4]</sup>引自《山西省文物地图集/忻州市/保德县文物保护单位简介》此条在我们复查中得到的材料与其不符。现在在花福塔庙周围发现有破损丢弃的砂岩造像十余尊，有菩萨、天王、童子、供养人等，最高0.8米，菩萨头已失，身饰璎珞，宽肩细腰，双腿跏趺坐于莲台之上。从雕刻手法上看时代较早。另在田埂上发现大量破损的造像残块，有天王头、菩萨的莲台等，造像丰满圆润，从风格上看应是盛唐、宋金时期的遗存。其中夹杂有少量童子像雕刻手法单调、古拙，时代应在唐代左近。

[2] 据我们调查太平头村杨如明书记，此寺应在1946~1949年被毁，造像随之流散、损毁。最大破坏在“破四旧”期间，最后在学大寨期间垒作田埂。此次发现的花福塔遗址应是花佛寺的遗存，高程901.8米。

[3] 清任大樞《深衣释例》卷二，《皇清经解续编》卷一九一，南菁书院刊行本。

[4] 刘永华《中国古代军戎服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9月版。

[5]《大藏经》，日本一切经刊行会刊行本。

[6]《敦煌变文集》卷五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。

(作者工作单位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)

[1] 花佛寺石造像——“杨家湾镇杨家湾村中。寺已